

二战将帅

[图文珍藏本]

战争是人类所能参加的最惊险最激烈最残酷的较量，而将帅可谓战争的灵魂。

专制魔王

墨索里尼

李言◎主编

铁与血的战场
谋略与勇气的较量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文珍藏本

二战将帅

墨索里尼

专制魔王

李言◎主编

铁与血的战场
谋略与勇气的较量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战将帅/李言主编.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175-110-8

I. 二… II. 李… III. 军事家-列传-世界-现代

IV. K8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3528 号

二战将帅作者名单

- | | | | |
|--------|-------|---------|-------|
| 《罗斯福》 | 王 慧 著 | 《丘吉尔》 | 徐利英 著 |
| 《斯大林》 | 袁诗宁 著 | 《艾森豪威尔》 | 李 菁 著 |
| 《戴高乐》 | 刘 婷 著 | 《麦克阿瑟》 | 张 伟 著 |
| 《蒙哥马利》 | 卜艳军 著 | 《朱可夫》 | 杨晨光 著 |
| 《希特勒》 | 姜亚林 著 | 《墨索里尼》 | 朱智宾 著 |
| 《东条英机》 | 刘 涛 著 | 《隆美尔》 | 张 隆 著 |

二战将帅

李 言 主编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ca@ccapress.com

责编: 常征 孙洁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电话: 010-65270593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印张: 130

字数: 4128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 7-80175-110-8/K·046

定价: 240.00 元 (全 12 册)

(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本尼托·墨索里尼（Beito Mussolini，1883—1945），法西斯主义的鼻祖、意大利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之一。

墨索里尼于1883年出生在一个铁匠家庭，师范学校毕业，曾在乡村小学任教。失业后侨居瑞士，当过几天泥水小工和酒店侍者。为了寻找个人出路，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以其能言善辩，曾专务党的新闻、宣传和工会工作。在党内，他抱着争当领袖的野心，猛烈反对当时居领导地位的改良派，成了著名的“极左”派领导人之一和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主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风起云涌，意大利的主战派和中立派之间斗争十分激烈。墨索里尼看到社会党不可能夺取政权，便突然改变原来的反战立场，转而投靠垄断资产阶级，由他们给他提供经费，创办《意大利人民报》，大肆鼓吹参战。他的战争宣传不但联合了主战势力，而且蛊惑了深受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毒害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参战看作是建立“大意大利帝国”的爱国主义行动。1915年初，墨索里尼建立了“革命主战派行动法西斯”，随即组织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和居民上街游行示威，支持主战的政府，冲击主张中立的议会，殴打反战的议员，迫使议会授予政府进行战争之全权，从而开始了法西斯分子用暴力践踏民主立法的行径。

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墨索里尼首先争取和组织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退伍军人。1919年3月23日，他在米兰建立了第一个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退伍军官为核心的半军事化青年组织——“战斗的法西斯”。

“法西斯”的本意是联盟。这种组织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统一时期，它的传统含义是革命的。“战斗的法西斯”，即战斗联盟的意思。墨索里尼之所以以革命性和战斗性装饰他所组织的小资产阶级联盟，是为了笼络这些人，吸引更多的人，因为意大利小资产阶级好斗，爱说漂亮的激进话，

喜欢军事性组织，崇拜英勇精神。

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意大利是战败国，社会党把退伍军人当作主战派来谴责，不准他们入党，甚至把战时得奖者和致残者视为罪犯加以惩罚，这就给了墨索里尼拉拢退伍军人的极好机会。他一反社会党的所为，极力为退伍军人评功摆好，把他们的种种要求作为法西斯的口号和纲领加以鼓吹，并宣称社会党是法西斯的头号敌人。他还大力支持农村退伍军人夺取地主的荒地。所有这一切，使他赢得了广大退伍军人的拥护，他们率先成了法西斯运动的战斗队。

当社会党不断推动无政府主义的罢工运动，造成城镇停水停电和商店橱窗被砸碎时，他替小资产阶级发出了“恢复秩序”、“停止罢工”等呼声。这样一来，小资产阶级就把墨索里尼视为自己的保护神，把法西斯看成是自己的组织，热烈欢迎并积极参加法西斯运动，幻想通过这个运动使自己变成新的统治者。

墨索里尼就是用这种方法骗取了小资产阶级的信任，并把他们当中一些人组织成了战斗队。然而，墨索里尼的“革命”词句也一度使垄断资产阶级不放心，一定时期对他抱观望态度，致使法西斯分子在1919年议会竞选中一败涂地，无一当选，各地法西斯组织纷纷瓦解。

1920年9月，社会党发动的“占领工厂运动”失败后，工厂主利用工潮低落的有利时机向无产阶级发起反攻。墨索里尼抛弃“革命”的假面具，指挥法西斯黑衫队充当反革命急先锋，用棍棒和手枪屠杀革命工人，捣毁他们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强行解散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社会党领导的各市政厅，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意大利。

从此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向墨索里尼提供经费，政府提供武器装备，军队派教官训练黑衫队，司法部门对法西斯分子的公开违法提供免罪保障。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运动才真正得势，它成了统治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民主制的得力工具。

为了实行个人独裁，墨索里尼独揽大权。他是法西斯党的终生“领袖”，又是政府首脑，还常常身兼几个关键部门的部长。他巧妙地利用法西斯党“多帮派”的特点，唆使一派反对、打击另一派，以期他们互相削弱。为了掌握一切阴谋活动的线索，他建立了复杂的警察和特务监视网，并鼓励各种特务机构互相渗透，互相告密，借以完善其特务统治，使之不留任何死角。

他骄横不可一世，一面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千方百计地排挤和打击其他法西斯党魁；一面重用奸佞，培养自己的女婿齐亚诺做接班人，梦想在历史上留下“雄狮般的足印”。他穷奢极欲、沉溺女色，造成宠姬当权的严重局面。正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法西斯党上层形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集团，一个是他的女婿齐亚诺集团，一个是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集团。

法西斯国家和党的一切机关都卷入了两大集团的阴谋和斗争。在墨索里尼的庇护下，贝塔西集团接连挫败，齐亚诺集团影响不断扩大。她开始参与决定外交政策、任免法西斯党和国家的官员。在1942—1943年，贝塔西家族对意大利各方面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于是，一再受挫的齐亚诺和遭到排斥的法西斯巨头格朗迪、博塔伊等人联合起来，成立了党内的反对派。就在这种派别丛生、争权夺利、腐化成风的情况下，意大利法西斯领导核心分崩离析了，这是墨索里尼走向坟墓的第一步。

当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希特勒气焰嚣张，得逞一时。墨索里尼怕“德国单独取胜、单独称霸”，因此匆忙参战，以便攫取分享胜利果实的机会。然而事与愿违，意大利的军事形势越来越糟。墨索里尼不知自拔，而是紧紧追随希特勒，赌注越下越大。到1941年止，意军被投入到了从法国到乌克兰，从巴尔干到北非的广阔战场，战线很长，力量分散，首尾不能相顾。从1941年夏天开始，意军在北非连遭惨败。

1942年是决定意大利命运的一年。在北非战场上，英美联军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转入反攻，迫使德意军队节节败退。在苏德战场上，1942年底到1943年初，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几乎全歼了意大利第8集团军。眼看败局已定，许多高级将领认为，“为挽救意大利军队，乃至法西斯制度的惟一办法就是脱离德国，与同盟国单独媾和”。然而，墨索里尼根本不听。这样，“领袖”与军界首脑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在与贝塔西集团斗争中屡遭挫折的齐亚诺集团，早对墨索里尼怀恨在心。1942年12月，齐亚诺访问德国最高统帅部回来后，认为德国的战争前途极为黯淡，与它的合作应该是“有限度的”，以便必要时与它断绝关系。齐亚诺集团的意见得到了格朗迪、博塔伊等人的支持，却遭到了墨索里尼的坚决反对。这样，“领袖”与其他法西斯领导人之间也出现了深刻的意见分歧。

4 墨索里尼

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于1943年2月5日对政府实行大改组，在总共11名部长中有9人被撤职，墨索里尼自兼几个最重要的部门——外交部、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的部长。显然，他连自己的“老战友”都觉得靠不住了。

伴随着军事危机而来的是严重的政治危机。墨索里尼的战争直接损害了小资产阶级。他们必须服兵役、做苦工，经济利益也受到损害。小农是意大利小资产阶级的主体，墨索里尼实行“农产品义务征购制”，规定农民必须把大部分收获物以低价交售给政府，还被迫交出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造成许多中小农破产。在城市，墨索里尼实行“收缩”工业的政策，使许多小企业倒闭或被大托拉斯兼并。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

因此，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站到了反法西斯阵营一边，法西斯党的社会基础瓦解了。墨索里尼政府变成了空中楼阁，变得虚弱不堪，它已无力对付迅速兴起的人民运动了。

1943年3月爆发了席卷整个北部的反战反法西斯大罢工，造成军工厂全部停产。这次大罢工，包括工人中的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民团成员都参加了。在3月大罢工的鼓舞下，人民群众20年来积压在心底的仇恨迸发出来。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成了意大利最可憎的人，开始受到公开的嘲弄。

墨索里尼把3月大罢工的爆发归罪于法西斯党领导人和行政当局的不忠与无能、警察当局的失职，于是撤换党的领导人和在党内实行大“清洗”。“清洗”在前线刚刚失利时就开始，3月大罢工后进一步加剧了。仅在1942年5月到1943年5月一年间，党员总数就减少了一半，足见“清洗”的规模之大。

在严重的军事、政治危机面前，墨索里尼集团众叛亲离，他的独裁统治摇摇欲坠了。

大战伊始，墨索里尼声明意大利决心与德国“同胜利、共存亡”。当时，醉心于占领非洲殖民地和掠夺苏联及其他国家财富的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是拥护独裁者的。

随着前线接连惨败，以3月大罢工为标志的国内革命形势迅速趋向成熟，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努力谋求意大利尽快退出战争，投降英美，并借助英美的刺刀摧毁意大利民主力量，防止人民

民主革命的爆发。墨索里尼是实现这个计划最大的障碍，必须赶他下台。奇尼代表这个阶级表明了态度。

奇尼是意大利最大的工业家之一，他和沃尔比控制着最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在1943年2月的政府改组中被任命为运输部长。3月初，他在一次讨论运输问题的会议上，指责“战争指挥者的混乱和外行”，这是不点名地指责作为“统帅”的墨索里尼。这种公开的批评是前所未闻的。3个月 after，奇尼到威尼斯宫向墨索里尼辞职。这一行动意味着墨索里尼已被垄断资产阶级抛弃了。

几乎是在同时，国王在接见法西斯“组合议会”代议长格朗迪时，要他制造一种“合乎宪法的借口”，诸如“组合议会”或由法西斯大枢密院提出对总理的“不信任”案等，以便把墨索里尼赶下台。

这时形成了赶墨索里尼下台的两个密谋集团。一个以格朗迪、博太依为首，由包括齐亚诺在内的一批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领导人组成。他们的纲领是摆脱墨索里尼，投降英美，保住法西斯制度，即“用亲同盟国的法西斯主义代替亲德的法西斯主义”，并由他们组织政府。

另一个密谋集团以总参谋部为巢穴，由一批与王室有联系的高级将领组成，其中包括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逮捕墨索里尼的行动方案就是他制订的。

这两个互相独立的密谋集团都受国王控制，国王通过宫廷部长阿夸罗内公爵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发出行动指示，并且秘密任命巴多里奥元帅为未来的政府首脑，完成了“泥潭换马”的最后部署。

1943年7月25日，法西斯大枢密院投墨索里尼不信任票。第二天，国王下令把墨索里尼软禁了起来。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一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德军立即占领了它的北部和中部。希特勒派伞兵把软禁在大萨索山的墨索里尼救往德国，墨索里尼感动得痛哭流涕。为了驱使意大利的人力物力为德国的战争目的服务，希特勒派他回意大利德占区建立“社会共和国”，在加尔达湖畔组织傀儡政府。

墨索里尼的傀儡政府一开张，首先就是严惩在7月25日大枢密院会议上参加政变的党国要人。他把抓到的6人，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枪毙了，其余缺席的判处死刑。

此后一年多，墨索里尼忠心耿耿地为希特勒效劳，把大批意大利人赶

上战场，或赶到德国去从事强制劳动。他建立了专门镇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屠杀游击队员的“黑衫旅”，颁布反革命法令：帮助游击队的居民一律处死。

1945年4月，德军在意大利战场上被击溃，走投无路的墨索里尼向“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谈判投降的要求。但当他听说他将被交给人民法庭审判时，他吓坏了，急忙穿上德军大衣，化装成德国士兵，带着他的情妇贝塔西和65公斤黄金及许多珠宝，跟随20辆德军卡车朝瑞士方向出逃。

4月27日，这支车队在途中被“加里波迪游击队”截获。游击队员们俯身察看一个躺在卡车里的“德国军人”，摘下他的墨镜和钢盔，露出了大家熟悉的“秃头”，认出这是墨索里尼。他被带到游击队控制的东戈市政府。屋子里挤满了游击队员和居民，愤怒的拳头和叫骂声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有的朝他的秃头上扔石块。游击队员奉命把他带到一个农民家中，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一夜。第二天下午，根据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判决，他和他的情妇贝塔西一起被就地枪毙了。

目 录

第一章	桀骜不驯的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涉足政治	(13)
第三章	墨索里尼和他的女人	(22)
第四章	激进的社会党员	(34)
第五章	创建法西斯党	(49)
第六章	进军罗马	(66)
第七章	专制独裁	(81)
第八章	马泰奥蒂谋杀案	(94)
第九章	法西斯的“新秩序”	(106)
第十章	战争狂人	(116)
第十一章	德意日轴心的建立	(128)
第十二章	在慕尼黑的舞台上	(139)
第十三章	建立钢铁同盟	(149)
第十四章	战前的徘徊	(165)
第十五章	向英法宣战	(176)
第十六章	进攻北非和希腊	(190)
第十七章	阿拉曼会战和入侵南斯拉夫	(205)
第十八章	克里特岛之役	(218)
第十九章	决战东非：克伦战役	(232)
第二十章	进攻苏联	(245)
第二十一章	西西里战役	(255)
第二十二章	意大利南部战役	(265)
第二十三章	秘密监禁	(279)
第二十四章	营救“领袖”	(292)
第二十五章	最终的下场	(302)
	墨索里尼年表	(306)

第一章 桀骜不驯的少年时代

在意大利东北部罗马涅地区，有一个名叫瓦拉诺·迪科斯塔的村庄，它位于弗利省普雷达皮奥市的郊区。这里的房子都是用石头造的，一片荒山秃岭，到处是狭窄而泥泞的土路。这个穷乡僻壤远离铁路线，去最近的弗利镇也得走上15公里。意大利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就出生在这里。

莱达比区多维亚镇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弗利省边远的一个乡村小镇。这个小镇和意大利其他小镇几乎没什么区别，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无非是这个小镇较其他发达地区的小镇更为多山和贫困。瓦拉诺·迪科斯塔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小镇附近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小村依山而居，靠山吃山，村民用从山上采来的石头砌成房屋。不过小村的景色倒也十分迷人，从山上放眼望去，远处的亚平宁山脉在朦胧的云雾中尽收眼底。这是一片硫磺质的乡土，适于种植葡萄，出产浓烈美味的葡萄酒和含有碘质的泉水。在附近宽阔的弗利平原和起伏的山陵上，矗立着许多早已毁坏的中世纪城堡，灰黄的墙显示着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繁荣和辉煌以及岁月的沧桑。这个地方在文艺复兴时期诞生了许多不凡的人物。

1883年7月29日下午2时，天下着倾盆大雨，电闪雷鸣。一年到头从无歇息一刻的村民终于在老天的迫使下休息一天。就是这个时候，从村庄的一座小屋里不时传来产妇阵痛时的呼喊声——有人要临产了。猛然间，一个闪电划破长空，好像要把天空一分为二，



墨索里尼的父亲

2 墨索里尼

伴随着这个闪电，一声婴儿落地时的啼哭响起。一个新的生命又来到这个世上，这就是意大利法西斯的鼻祖——本尼托·墨索里尼。

1270年前后，墨索里尼的先祖乔瓦尼·墨索里尼，正是普雷达皮奥市这个好战尚武的城市的领袖。如今，在普勒达皮奥市城中，还有一条名叫墨索里尼的大街。到了19世纪末期，墨氏家族在不断的派系斗争中逐渐衰败，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中下等家庭。祖父是国家卫队的一个副官，生活艰难，活了没有多久就死去了。父亲艾烈森罗·墨索里尼是一个五金匠，身强体壮，固执、顽强，喜欢意气用事。他虽然从未受过任何学校教育，但脑子里充满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情穷人，厌恶贫富不均，愤恨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和人剥削人的丑恶现象。在工作之余，他常和一些穷朋友讨论这些问题，凭着自己的聪明时常在社会主义者的各种刊物，以及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论文。他对很多问题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对社会中的一些不平现象更是有着深刻的批判。他还经常长篇大论地陈述有关革命的信念，后来成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意大利社会党党员。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因此，他为刚刚降生的儿子取名为本尼托·亚美凯莱·安都利亚·墨索里尼。在这个名字里，本尼托、亚美凯莱和安都利亚分别是著名的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和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例如，为了表示对墨西哥的民族英雄本尼托·胡亚雷斯的敬仰，他特别在儿子名字中加上本尼托这个名字。1806年，胡亚雷斯出生于印第安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他任总统的日子里，曾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他废除了教士与军官武士的特权，没收用于教堂建筑以外的一切教会地产，剥夺教会的世俗权利。他还于1862年至1867年领导人民抗击拿破仑三世组织的墨西哥远征军，并获得了胜利，从而推翻了以麦克西米连为傀儡的帝国；他曾兴办印第安人教育，镇压退伍军人暴动与迪亚斯叛乱。

1872年8月，在里米尼市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意大利分会。正是这时，老墨索里尼认识了科斯塔等一些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76年，老墨索里尼当选为梅尔多拉市和普勒达皮奥市的工人代表，出席了在波伦亚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艾米利巫-罗马涅大区支部大会。他的活动引起了当地警察局的注意，在第二个月，他便被警方逮捕，罪名是“进行反政府活动”，在监狱里度过了6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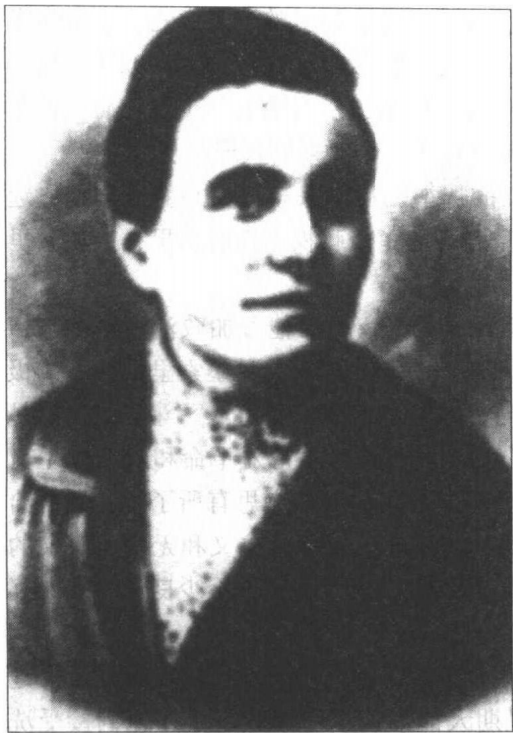
1882年，罗马涅革命社会党人以占总票数93%的绝对优势击败长期执

政的神职人员，取得了市政大权，这个变化震惊了整个意大利。老墨索里尼因此当选为市会议员。这个市的社会党政权一直持续到1902年。这一时期是老墨索里尼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他组织了当地第一个农业雇工合作社，经常为进步报刊撰写文章，他还做了一个时期的代理市长。

1902年7月，该市议会进行新的选举，反动宗教势力与警方勾结，逮捕了老墨索里尼等社会党议员，重新夺取了市政权。在监狱里，老墨索里尼受尽折磨，身心遭到严重摧残。

6个月之后，他虽然获释，但元气大伤。此后他参加政治活动的热情逐渐减弱，直至完全消失。父亲对政治活动的热情，对墨索里尼的影响极大，特别是他在一篇题为《目的与手段》的文章中写道：“斗争的目的是无政府主义，手段是社会主义。”这就是老墨索里尼对革命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还把这些思想传给了儿子。尽管他对马克思有所了解，经常给全家人读《资本论》，但他的思想基本是非正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大杂烩。因此，墨索里尼和他的父亲一样，脑子里装了不少良莠不齐和互相矛盾的思想。

老墨索里尼性格豪爽，是个无神论者，他的妻子罗莎却正好相反。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都带孩子们去教堂，让他们接受洗礼，她总想把墨索里尼培养成一名神父。罗莎在村里任小学教师，她正直、勤劳，受人尊敬，是位热心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小学教师。当时的意大利，教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不仅工资低微，而且不受社会重视。最初的时候，她总是对孩子们说“贫可育人”。她经常以“自古雄才多磨难”的思想对他们进行教导。但后来的苦难也使得她很少再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毕竟这种苦难让他们一家的生活每年都陷入在贫困之中。由于墨索里尼的父亲整天忙于政治活动，铁匠铺的生意越来越少，再加上他风流成性，赚取的钱几乎都用在在了情妇身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微薄的工资，生活十分艰难。平时每天中午喝的是土豆青菜汤，晚上只能吃些野菜，全家人围坐在一张陈旧的木桌旁，共用一只大菜盆。只有到星期天，才能闻到肉味。墨索里尼5岁时，母亲又生下女儿埃德维杰，生活更加拮据，不得不靠借债度日。全家住在一处只有三间小屋的小房子里。外祖母住一间，父母亲住一间，旁边还有一间是炊烟熏黑了的厨房，墨索里尼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阿纳尔多住在里面，睡一张床上。家里从来没有买过什么玩具，墨索里尼兄弟俩在家里的最大乐趣就是翻阅母亲看过的旧报纸和



墨索里尼的母亲

旧杂志。在他们家住房的旁边还有一个房间，是村小学的教室，墨索里尼一家进出的必经之地。在墨索里尼17岁那年，母亲的一个独身姨母去世，给她留下了一笔不多的遗产，这才使墨索里尼一家还清了债务。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坏，她经常向孩子们大发雷霆。在这种缺少家庭温暖的环境里，墨索里尼备感孤独和压抑。如果说墨索里尼的信仰和行为受父亲的言传身教，那么，他孤僻乖戾、暴躁得“近乎野蛮”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染于其母。

墨索里尼从小就是个与众不同孩子，确切的来说，是

一个发育有点晚的孩子。墨索里尼直到3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教他说话时，他的舌头总像短了一截似的，发音呜呜的含糊不清。父母十分担忧他的这种情况，很害怕儿子成为一个哑巴，便带他去检查。医生仔细检查了他，认为他仅仅是发育比较缓慢，这让他父母放了心。果然，4岁的时候，墨索里尼学会了说罗马方言和意大利语。

墨索里尼小时候沉默寡言，却十分好斗，石头和拳脚是他常用的武器。他总是无事生非、挑起事端，不是他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就是别人把他打个头破血流。但他从不流泪，总是独自一个人走到河边，冲洗伤口上的血迹和身上的泥污。也许这和他父亲的教育有关，因为有一次，他哭着鼻子回家，被他父亲看到了，他父亲不仅没有安慰他，还一直训斥他“混蛋，不要哭，只有女人才掉眼泪”。

墨索里尼还总是喜欢和比他小的儿童在一起，因为这样可以做他们的头头，向他们发号施令。他的复仇意识很强，受到冒犯一定报复。有一次，他领着几个小伙伴在外边玩打仗的游戏时，因为争强好斗和邻村的一

群同龄人打了起来。由于对方人多势众，他们吃了亏，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召集很多同村的小伙伴，一个一个地围截打他们的那些邻村小孩。他还总是喜欢打赌，但每次打赌，如果是他赢了，索价就总是想方设法要高些；如果是他输了，就设法赖掉。因为他十分好斗，又是那些小伙伴的头头，所以每次他都能赖掉。好斗的秉性和统治他人的欲望在他身上初露端倪。

墨索里尼很勇敢，这使得伙伴们既怕他又佩服他。一次，他带领一帮孩子去果园偷苹果，结果果农发现，拿着枪朝他们跑来，孩子们吓得拼命地跑。突然，跑在后面的最小的孩子扭伤了脚，摔倒在地，墨索里尼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将他背了回来。又有一天，他偷吃了邻居家许多樱桃，然后他一边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一边向外吐出鲜红的果汁，看上去像在吐血。过路人信以为真，好心将他扶起来，但在这个时候，他猛然跃起，将樱桃汁吐在过路人的脸上，一边发出尖叫一边拍着屁股上的尘土跑掉了。村里的同龄人对他又气又恨。当墨索里尼离开家乡去法思扎市住校，走到邻村时，村里的孩子们趁他不备，一拥而上，将他摔倒在地，狠狠地报复了他。

墨索里尼小时经常一个人跑到山坡上呆坐着，一直坐到天热；或者在田野里走上几个小时，村里人叫他“小怪人”。由于父亲很少有时间在家，母亲忙着教书赚钱，也很少有时间来管教他，所以几乎所有的东西他都是自己做主。他这种性格上的孤僻父母亲也很少知道。他与村里的两个性情古怪的人相处得很融洽，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聊天。

墨索里尼6岁开始上学，最初在母亲任教的小学读书。第一天上学的时候，一个老教师出门迎接他，还称赞他是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但不久就发现他在学校里总是喜欢打架斗殴，招惹事端，最后只好把他转到纪律严格的修道院寄宿学校。他在这个学校依然是蛮性不改，不听教诲。有时候，他很喜欢爬到课桌底下，恶作剧地抓捏同学们脚部的脚部，使得小学教师束手无策，拿他毫无办法。老师罚了他几次，但终究无效。过了两年，学校索性把他开除了。母亲想用宗教来改变他好斗的性格，便把他送到离家20公里以外的法思扎市教会住宿学校去念书。9岁的墨索里尼只身到法思扎教会学校念书，在那里上了三年级和四年级。法思扎教会学校是一个宗教团体办的寄宿学校。这个学校虽然是一个慈善机构，但校规很多，纪律严格。学校规定交不起全部学费的学生必须在另外一桌就餐，而且吃饭时

不准讲话；复活节前整整一星期都得绝对保持缄默，课程取消，代之以宗教活动和自我反省。另外，学校还规定要定时作息，夏季5点钟就得起床，冬季6点，天天要做弥撒。一切都要服从教士们的安排，稍有冒犯，就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这一切对于自由散漫惯了的墨索里尼来讲，就像紧箍咒一样，使他感到痛苦难忍。他认为把他送到这里来读书是一种惩罚，这更加深了他的反抗意识。当时他已是满身毛病，学校里神父的教育方法更激起了他的反抗意识，他也就越发无可救药。由于他经常违纪，吃饭时教士们便有意把他排在最后，盘子里的食物是最少的，甚至有时候面包都是蚂蚁爬过的。

墨索里尼曾企图以身试法，触动一下学校的管教制度，但每一次得到的都是一颗难咽的苦果。1893年，刚10岁的墨索里尼回到寄宿学校后带头抗议伙食质量低劣，结果被拉出来打了一顿。教士们决定给墨索里尼12天的处罚，规定他每天上午在一个装满干玉米粒的袋上跪4个小时。教导主任告诉他：只要写个检查，请求原谅，处罚可以减免。但脾气倔强的墨索里尼就是不服劝，一直跪到处罚结束。墨索里尼孤独寂寞，没有一个朋友。他曾试图像在家乡一样，在弱小同学中自居为王，可是这里的孩子们深怕校规的处罚，不但不服从他，还向教士告发了他。

墨索里尼实在忍受不了纪律的约束和教士们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的态度，几次企图逃跑，但都没有成功。

有一天，墨索里尼和一个同学为点小事争吵起来——听说是因为那个家里很富裕的同学嘲笑了比较贫穷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拔出刀子刺伤了那个同学的手。那个同学见到手出血后大声惨叫。教务长闻声赶来，一把揪住墨索里尼的衣领，把他推进礼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关了禁闭。墨索里尼知道这次闯了大祸，第一次感到有些害怕和后悔。他哭叫着，试图向人们说明他打架的理由，要求放他出去，但没有一个人理他。大家本来都憎恨他粗暴凶狠，现在见他被关了禁闭，不禁有些幸灾乐祸。

半夜，有位名叫贝齐助老师走近小屋，打开门，叫墨索里尼出来。老师揪住他的衣领对他说：“你的良心比炭还黑，今天晚上你只配和看门狗作伴。一个想对同伴动刀子的入，没有资格和同伴们住在一起。”说完便把他留在走廊上，扬长而去。

夜已深了，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年仅10岁的墨索里尼大着胆子穿过院子，想回宿舍睡觉，可是一把大锁早已将通向宿舍区的大铁门

牢牢锁住。他使劲拧了几下大门，但任凭他怎么晃动，铁锁还是纹丝不动。然而铁门发出的哐哐哐的响声引起了看门狗的狂吠。墨索里尼更是感到恐惧和无望，害怕被学校发现。他不顾一切地爬上高大的铁栅门，从上面翻越过去。门上锋利的铁栅栏尖撕破了他的裤子，但他已顾不上了，跌跌撞撞地跑回宿舍，躺在床上，更感到委屈、孤独和后怕，蒙着被子偷偷地哭泣。

第二天，墨索里尼发起高烧，一连病了3天。学校决定给他更严厉的处罚，但严厉的训教非但没有降服墨索里尼，反而使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他更加频繁地寻衅打架，以此发泄对周围环境的不满。墨索里尼在受罚后更加厌烦和仇恨这所学校，为了尽快离开这里，他有意不断挑衅斗殴。在暑假前，学校终于决定把他开除。

墨索里尼在家中呆了几个月，在母亲的帮助下自学。但一方面母亲自己还要去教书赚钱，另一方面，他母亲也已经管不住他了。于是，在1894年又将他送到弗林波波利市的另外一所住宿学校读五年级。墨索里尼在这个学堂学习了7年（1894-1901年）：小学最后的2年，技术预备学校2年多，师范学校3年。

这是一所普通学校，约束没有教会学校那么多，也用不着天天作祈祷。教师和蔼可亲，有的老师不仅关心墨索里尼，而且还负起教师责任，寻求良方教导这个古怪好斗的学生。在这里，墨索里尼不再感到受压抑，凭着自己的聪明，学习成绩有所好转，脾气性格也有了一定的改变。这段时间是墨索里尼学生生涯中表现较好的时期，他在后来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的少年时代时也总是说这段时间比较好。但好景不长，由于墨索里尼恃强凌弱，打架斗殴，又被校方停学。此事平息后，他又有两次被责令回家，停学10天：一次因为粗暴无礼，另一次因为持刀刺伤了一名学生。

在母亲的请求下，墨索里尼获准复学。他的脾气依然如故，但渐渐知道用功，功课确实也很好，此外他还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口才，因为他感到只有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才能让别人明白自己，才能让人听从我。当然，这段时间里，他有时候还是会违犯校规，但他的进步也是很明显的。有一次口试，他一口气说了半小时，教员给了他一个零分，不过老师却不停地称赞他的口才很好，只是在口试的过程中脱离了主题。放假的时候，他总是练习演说的姿势。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长大以后，我一定要让意大利听我的指挥。”